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新書卷一至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潘衡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新書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新書十卷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删定為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為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説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

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
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
有録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
陳振孫書録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為弔湘
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
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録之第十
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
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

標題殊瞀亂無條理朱子語録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藳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輙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為顯證贊

又稱三表五餌以係單于顏師古註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註引賈誼書衛侯朝於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即唐人所見亦足為顯證然決無摘録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為五十八篇之一復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為標目

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餖飣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朱子以為雜記之藳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為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為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並數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觧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

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新書卷一

漢 賈誼 撰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寳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寗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寓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音的矢鋒鏃也）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粮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所貴切也謫戍之衆非

亢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强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懐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

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嚮使二世有庸

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
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
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
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
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
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
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
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

暴亂之奸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䘏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羣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以

道務在安之而已矣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者政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

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

而遂壊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擒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

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叅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仕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登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黄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日晞也操刀必割令合此道順而全

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
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削人豈可得也
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
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
侯而匡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踴
躍離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
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為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
耤也竊為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

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
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
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
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
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
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
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足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

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固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少斟有耳大數既得則

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𥝰褓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為明帝股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

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咸億社稷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

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復生而為陛下計無以易此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怵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預知故甚非

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以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鎁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

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夭將何失於實無喪而保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異此

藩彊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

逆則功少而最完埶踈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残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残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令之

故而忽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羮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羮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

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羮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羮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宇守亥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音腫廷腫病也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

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杖拱茍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瘇也又苦跋盭上古蹠字下古庶字跋盭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恵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跋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宫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論之

郎中謁者受臈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
不㢘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
乃事皇帝也推是則諸侯之王乃埒至尊也然則天子
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
爲丞相黄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黄金之印而尊
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
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令臣既同則
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太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

之御號曰太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

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衣被次齊貢死
經緯也茍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
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肰貌同類貴賤
之别非人人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别貴賤明尊卑
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
同人事無别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
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
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

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

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絶尤則臣無㝠志故
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
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
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
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
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
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
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宫室異則床席異

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位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君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

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冐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再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横而大强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横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稾立而服殭也令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

代北邉與彊匈奴爲隣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而令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托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髙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髙皇帝以爲不可故剽去不義諸侯

而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者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即

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世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

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聞聖主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令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一

新書卷二

漢 賈誼 撰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宿禍高拱而不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

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而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事畜亂宿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為若干國趙楚為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分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

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

而為寇可不怪也地理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剥割皆衆理也然至髖音寛

髀（音陛）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音寬股骨也言其骨大）髀（音陛）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經始

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名禍老聃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燎燎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

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后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音遂墓道）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鬬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音遂墓道）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

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艾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

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曽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宂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帝主乎

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音坤鬄髮也）刖（音月斷足也）黥（音勍文面也）劓（音鼻割鼻也）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隷同黥劓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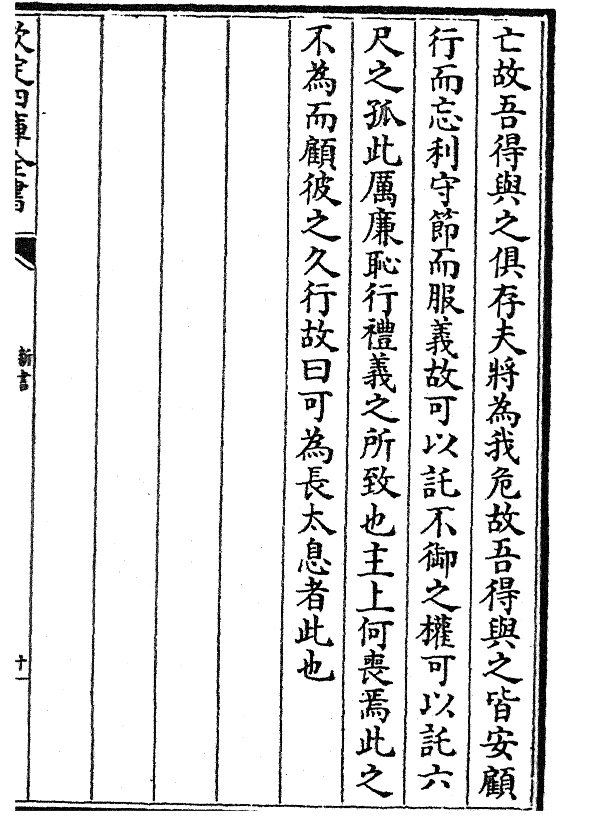
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恥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為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

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無恥奊詬無節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苟容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

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古戾字綠色綬也不使人以綬加於頸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

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之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亡身國爾亡家公爾亡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


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新書卷二

新書卷三

漢 賈誼 撰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為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恥禮義非循也豈為人子背其父為人臣因忠於主哉豈

為人弟欺其兄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為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刖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剟竹勢反削也寢戸之簾搴居輦反取也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駈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為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為立持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秦滅四維不張

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賤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歳而社稷為墟今而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兾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兾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刼懦壯凌衰攻擊奮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忻諸侯設諂而相飾設輓而相紹者為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祭政行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

隱几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為奸而貧為里母也廉吏釋官

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音憂田器也鉏杖篲音遂掃竹也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

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

少聽其數乎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

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而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畞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

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中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形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絶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過則讓上位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奸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計不

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事勢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嘉會

名客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而靡賈侈貴牆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舛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爾

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

夫錞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疵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為大夫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為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

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隣於饑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罪為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

鑄錢點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羡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

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頋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壹通

所為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令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

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
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
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為患益以
萬夫不足以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
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為奉地彌
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
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為境小國闊大國
而為都小大駁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

至無狀也以藩國貧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
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

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賤賦數十錢之費弗輕能故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為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巳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

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絶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之蚤定毋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事勢

陛下有所不為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

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得為中涓其次僅得為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為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

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為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於胷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為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𪇰音休而堅控守之為何如制以䌯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

利百金

憂民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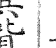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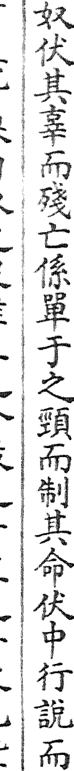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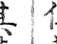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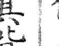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饑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

邪未穫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饑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
既或聞耳曩須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
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
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
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
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
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
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

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顧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慮躄音壁足不能行也且病痱音非風病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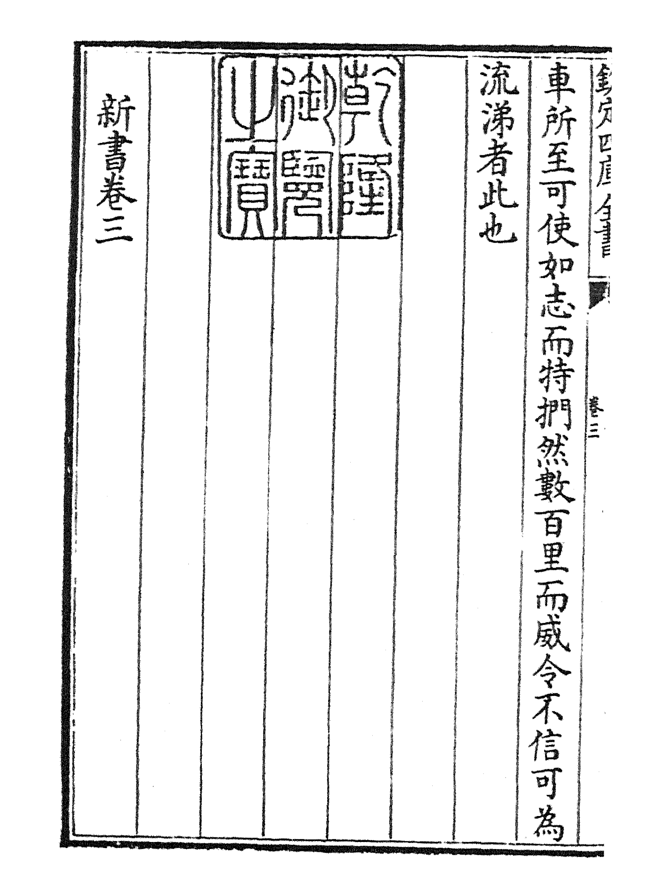
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甚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為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

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俯視中國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

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子之勢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



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新書卷四至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潘衡

新書卷四

漢　賈誼　撰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

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邉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邉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徳内行外信四荒悦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来降以臣之愚匈奴動疑將一材而出

奇厚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為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為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為我狡猾為此奈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忕然不承帝意陛下為臣

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
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
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
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
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
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孫莫不行矣一表
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
而戎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遻（音誤逆也）

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茍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窾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駭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来者家長已上固

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緑盖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馬飯物故四五盛美胾音恣切肉曰胾膹炙肉且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

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徐憚他甘切思也憂也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俾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為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

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囷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唯恐其後

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此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縠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為間則出繡衣其帶服賔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

為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務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覩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縛拘也夫或

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彈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迕音誤逆也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音惡驚也迕仇讎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軍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

奴見畧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䐑炙膹音憤熱切肉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膹炙音蕉炙肉嗶牛頭切大口潳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布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

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歳近期二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下踈躇音蠢非逆天外也下窾音欵空也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

言者或曰天子不恤人民悹音管憂也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貊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懐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恤他人之民哉

勢卑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

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戎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特居此實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為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内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閒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

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涉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淮難事勢

一竊恐陛下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為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誚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

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為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為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

罪人奇狡少年通機奇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為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為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為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為心則已若以肉為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焉泣洽衿卧咫泣交項肠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史忘哉

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耳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

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貧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人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鱄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

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末之有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

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邉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衆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故法未畢通也遠方之能者並舉而爭起矣為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以為此廪廪也竊為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廹陛下柰何不促使計所以為此可以流澇者又是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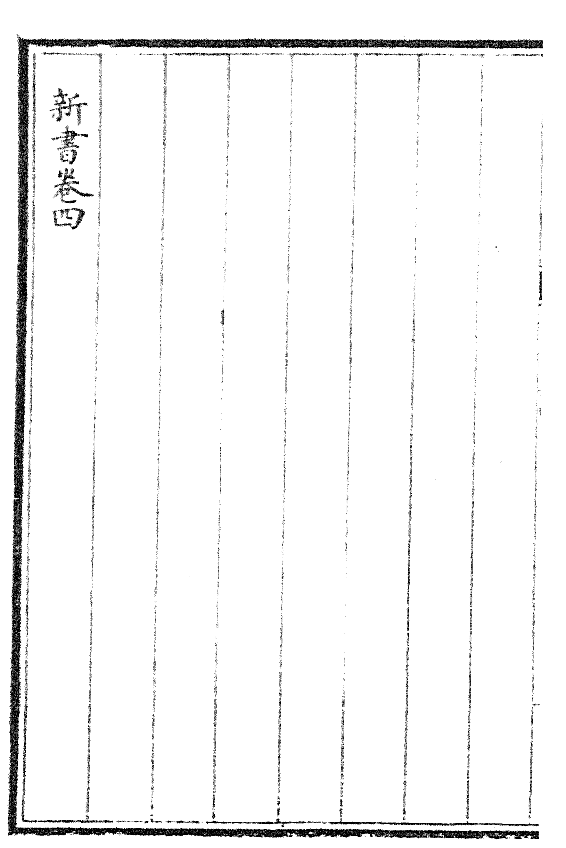
鑄錢事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殽鈆鐵及錫雜銅也不可得嬴而殽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羹之易而其利甚

厚張法雖公鑄舍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屏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此理然也夫日著以請之則吏隨而揜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發圖之民勢且盡矣屬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弗具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

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一之乎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亂夫茍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鬬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圖之令禁

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以亂而費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新書卷四

新書卷五

漢　賈誼　撰

傅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

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嫺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婣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

近臣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

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嗟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為開户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

舉不臧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謡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連語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

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因舉以禮使士負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時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

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
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
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
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
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
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
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

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

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為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

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習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

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

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茍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及顧以鄉紂也紂

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
與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
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
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勢為民
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
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
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
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

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

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
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以臣義竊觀之
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
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
者臣竊以為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
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
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
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益后稷與之為善則行

鯀驩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
下主者桀紂是也隰俟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
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為善所謂中主
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刀易牙
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
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
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
其可憂者惟中主耳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

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諫左右急也

輔佐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

患匡諸侯之過令或𧬙而不通臣或𧬙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以為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反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

出則為重右坐立則為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

之君諆之班爵列位軌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於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祭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故歷天事不得事鬼

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於皇考祖考有脫文

問孝闕

新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新書卷六

漢 賈誼 撰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剩（恐當作作）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強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

天子適諸侯之宫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宫不敢爲主人禮也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惠則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

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没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差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

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餘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飢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鐘鼓之縣可使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飧國有

涷人人主不褰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子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

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睢而不逮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音迷鹿子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不多湯曰昔蛛蝥音矛虫名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以在魚鱉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

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熅熅音因烟也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搏挚之獸鮮毒蓋蓋音郝虫行毒猛蚄丁宵反之虫蛪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㦖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音幽憂貌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沶音留水行也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沶垂綱視經也

言有四術言敬以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揺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

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内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揺掉肩不上下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沭足如射箭趨容也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倐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

也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

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

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

也

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

也兵車之容也

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音偏足不正也）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音碾踐也）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音又燎柴）也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齊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鳴嗈嗈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

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顔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

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糾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

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玆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饒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

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

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
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
不可謂不察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賦斂繁多而
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
衛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淚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
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
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

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毋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無

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

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覲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

相杵婦女扶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者之背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

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郯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夭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實不

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日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為福也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

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

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

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隂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六

新書卷七

漢 賈誼 撰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也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

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

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輿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隂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六